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三)

黄兵明 主编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 1

第　二　部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4
第　三　章 12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

著者／［苏联］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午夜. 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库了. 淡淡的月光照着窗台, 也照在床上, 像是铺了一条浅蓝色的床单. 房间的其他地方仍旧是黑糊糊的, 只有墙角的桌子上点着台灯, 射出一圈亮光. 丽达低着头, 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

削得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５月２４日

我又想把自己的一些印象记下来. 前面又是一段空白, 一个半月过去了, 一个字也没有写, 只好就这样

空着了.

哪里找得出时间来写日记呢?现在夜已深了, 我才能坐下来写. 一点睡意也没有. 谢加尔同志就要调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 知道这个消息后, 大家都很难过. 他真是我们的好同志. 现在我才体会到, 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深厚, 多么宝贵. 谢加尔一走, 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自然就要散了. 昨天我们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 检查了我们的"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 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 这个万事通简直叫人受不了! 谢加尔高兴极了, 因为谈到党史的时候, 他的学生柯察金把图夫塔驳得哑口无言. 的确, 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 既然学习效果这么好, 付出的心血就不可惜了. 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 为什么要调动, 我不知道.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替我接着带下去吧, "他说. "不要半途而废.

丽达, 无论是您, 还是他, 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摆脱自发性. 他还是凭着他那奔放的感情生活的, 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常常使他走弯路. 丽达, 根据我对您的了解, 您会是他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导员. 我祝你成功. 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去信. "临别的时候, 他对我这样说.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 在部队里我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 杜巴瓦带柯察金来学习. 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 他中等身材, 身强力壮, 肌肉很发达. 一九一八年入团, 一九二〇年入党. 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当中的一个. 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 每天他都打乱计划, 向我提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 他同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 尤列涅娃经常发生争执. 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 他就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说:

"我说老太婆, 你的军装不齐全. 还缺皮裆马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刺. 布琼尼帽和马刀, 就现在这样文不文武不武的, 像什么样! "

奥莉加也不示弱, 我只好从中调解. 杜巴瓦可能是柯察金的朋友. 今天就写这些, 该睡觉了.

骄阳似火, 烤得大地懒洋洋的. 车站天桥的铁栏杆晒得滚烫. 热得无精打采的人们慢腾腾地向上走着. 这些人不是旅客, 多半是从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从天桥上边的台阶上看见了丽达. 她已经先到了, 正在下面看着从天桥上走下来的人群.

保尔走到丽达旁边, 离她还有两三步, 就站住了. 她没有发觉他. 保尔怀着一种少有的好奇心观察她. 丽达穿着一件条纹衬衫, 下面是蓝布短裙, 一件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膀上. 蓬松的头发衬托着她那晒得黝黑的脸庞. 丽达站在那里, 微微仰着头, 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起了眼睛. 保尔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眼光观察他的这位朋友和老师, 也是第一次突然意识到, 丽达

不仅是团省委的一名常委, 而且. . . . . 但是, 他立即抓住了自己的"恶念", 责备这种念头很荒唐, 于是赶紧招呼她:

"我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 你还没有看见我. 该走了吧, 火车已经进站了. "

他们走到了通站台的通勤口.

昨天, 省委决定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 让保尔协助她工作. 他们今天必须乘车出发.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车次太少, 发车的时候, 车站就由掌握全权的五人小组控制. 没有这个小组发的通行证, 任何人都无权进站. 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队把守着. 一列火车就是挤破车厢, 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急着上路的旅客. 谁也不愿意等下一趟车, 因为行车时间没有准儿, 说不定一等就是几天. 几千个人都往检票口拥, 都想冲过去, 挤到眼巴巴等了很久的绿色车厢里去. 这些日子, 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 到处是人, 常常发生扭打的事.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 怎么也进不了站台.

保尔对车站的情况很熟悉, 知道所有的进出通道, 他就领丽达从行李房进了站台. 费了好大劲, 总算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 车门前乱哄哄地拥着一堆人, 一个热得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拦住车门, 上百次地重复着一句话: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了. 车厢的连接板上和车顶上不许站人, 这是上头的命令. "

人们发疯似的冲着他挤去, 都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伸到他鼻子跟前. 每节车厢的门前都是这样, 人们气势汹汹地咒骂着, 喊叫着, 往上挤. 保尔看出来, 照常规办事是根本上不了车的. 但是, 他们又非上去不可, 否则, 代表大会就不能按期召开了.

他把丽达叫到一边, 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 他先挤进车厢去, 然后打开车窗, 把她从窗口拉进去. 不这样, 就没有别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 它比什么证件都管用. "

保尔拿过她的皮夹克穿上, 又把手枪往夹克口袋里一插, 故意让枪柄和枪穗露在外面. 他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 走到车门跟前, 毫不客气地分开旅客, 一只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 同志, 往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墩墩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 现在要检查一下, 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 "保尔煞有介事地说, 他的口气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有丝毫怀疑.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他口袋里的手枪, 用袖口擦掉额上的汗珠, 用无所谓的语调说:

"好吧, 你只要能挤进去, 就检查好了. "

保尔用胳膊. 肩膀, 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 拼命往里挤, 有时抓住上层的铺位, 把身子吊起来, 从别人肩膀上爬过去. 他受到了数不清的咒骂, 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他从上面下来, 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她冲着他骂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臭脚丫子往哪儿伸呀!"这女人像个大肉球,约摸有七普特(一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千克.....译者),勉勉强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两条腿中间还夹着一只装黄油的铁桶.各式各样的铁桶.箱子.口袋.筐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

"您的乘车证呢,公民?"

"什么?"她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探出头来,扯着粗嗓子喊:

"瓦西卡,这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打发他滚远点!"

一个人应声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看来这就是瓦西卡了.这小子又高又大,胸脯上全是毛,两只牛眼睛瞪着柯察金.

"你缠着人家妇女干吗?用得着你查什么票?"

旁边的铺位上耷拉下来八条腿. 这些耷拉着腿的人勾肩搭背地坐在上面, 起劲地嗑着葵花子. 这些人显然是一帮合伙倒腾粮食的投机商, 走南闯北, 常在铁路上来往. 现在保尔没有工夫理睬他们, 先把丽达接上车来要紧.

"这是谁的?"他指着车窗旁边的小木头箱子, 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是那个女人的. "老工人指了指两条穿褐色长筒袜的粗腿说.

应该打开车窗, 可是箱子碍事, 又没有地方放. 于是保尔把箱子抱起来, 交给了它的主人.

"请您先拿一下, 公民, 我要开窗子. "

"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 "保尔刚把箱子放到坐在上铺的塌鼻子女人的膝盖上, 她就尖声叫了起来.

"莫季卡, 你看这个人在这儿胡闹什么呀?"她又转过脸来, 向身旁的人求援. 那个人没有动地方, 用凉

鞋对保尔背上踢了一脚, 说:

"喂, 你这个癞皮狗! 快给我滚蛋, 要不我就揍死你. "

保尔背上挨了这一脚, 忍着没有做声. 他咬紧嘴唇, 打开了车窗.

"同志, 请您稍微让开一点. "他向那个铁路工人请求说.

保尔把一只铁桶挪开, 腾出个地方来, 站到车窗跟前. 丽达早就在车厢旁边等候, 就连忙把旅行袋递给他. 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夹着铁桶的胖女人膝盖上一扔, 探出身子, 抓住丽达的两只手, 把她拉了上来. 一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章行为, 刚要过来制止, 丽达已经爬进了车厢. 那个动作迟缓的战士没有办法, 只好骂了几句, 走开了. 丽达一进车厢, 那伙投机商都吵嚷起来, 弄得她很难为情, 不知道怎么办好. 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只好抓住上铺的把手, 站在下铺的边缘上. 周围是一片辱骂声. 上铺那个粗嗓

门骂道:

"瞧这个混蛋, 自己爬进来不算, 还弄进来一个婊子!"

从上面看不见的地方, 有个尖嗓子叫道:

"莫季卡, 照准他鼻梁子使劲揍!"

塌鼻子女人也乘机要把木箱子放到保尔的头上. 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不三不四的人. 保尔很后悔, 不该领丽达到这里来. 但是, 总得想办法给她找个座位. 于是, 他向那个叫莫季卡的说:

"公民, 把你的口袋从过道上挪开, 这位同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 那个家伙不但没有动弹, 反而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 气得保尔火冒三丈. 他右眉上边的伤疤像针扎一样剧烈地疼起来. 他压住怒火, 对那个流氓说:"下流坯子, 你等着, 回头我跟你算帐!"就在这个时候, 上面又有人在他头上踢了一脚.

"瓦西卡, 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像嗾狗似的喊叫起来.

保尔憋了好久的怒火, 再也按捺不住, 终于爆发了. 他总是这样, 一发起火来, 动作就异常迅猛.

"怎么, 你们这帮坏蛋. 奸商, 竟敢欺负人?"保尔像蹬着弹簧, 两手一撑就蹿到中铺上, 挥起拳头, 朝莫季卡那副蛮横无耻的脸上猛力打去. 这一拳真有劲, 那个家伙一下子就栽下去. 跌落在过道里的人们的头上.

"你们这帮混蛋, 统统给我滚下去. 不然的话, 我就要你们的狗命!"保尔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 怒冲冲地吼着.

这样一来, 局面完全改变了. 丽达密切注视着周围所有的人, 要是有谁敢碰碰保尔, 她就准备开枪. 上铺马上腾出来了, 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也慌忙躲到隔壁的铺位上去.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空出来的位子上, 低声对她说:

"你在这儿坐着, 我跟他们算帐去. "

丽达拦住他说:

"你还要去打架?"

"不打架, 我马上就回来. "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 跳到站台上. 几分钟之后, 他跨进铁路肃反委员会, 走到他的老首长布尔梅斯捷尔的办公桌前. 布尔梅斯捷尔是拉脱维亚人, 听保尔谈完情况后, 下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旅客下车, 检查证件.

"我早说过, 哪次都是火车还没进站, 投机商就上了车. "布尔梅斯捷尔咕哝着.

由十名肃反人员组成的检查组, 对车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检查. 保尔按照老习惯, 帮着检查了整个列车. 他离开肃反委员会之后, 仍然同那里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 而且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之后, 向铁路肃反委员会输送了不少优秀团员. 检查完毕, 保尔又回到丽达的车厢. 这时, 车里已经上满了新的乘客, 他们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其他地方已经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 只在车厢顶头的三号上铺给丽达找到了一个位子.

"行了, 咱们凑合着坐吧. "丽达说.

火车开动了. 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 向后退去. 只听她喊道:

"曼卡, 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小铺位上, 跟邻铺之间隔着一捆捆的报纸. 他俩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刚才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插曲, 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苹果.

火车缓慢地爬行着. 车辆失于检修, 又载重过多, 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每到接轨的地方就震动一下. 傍晚, 车厢里渐渐暗下来, 不一会儿夜幕便遮住了敞开的车窗, 车厢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乏, 把头枕在旅行袋上打起盹来. 保尔耷拉着两条腿, 坐在铺边上抽烟. 他也很累, 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 凉爽的夜风, 从车窗吹进来. 车身突

然一震, 丽达惊醒了. 她看见保尔的烟头在发光. "他会一直这样坐到天亮的, 看样子, 他是不愿意挤我, 怕我难为情. "

"柯察金同志! 请阁下把资产阶级那套繁文缛节扔掉吧, 来, 躺下休息休息. "她开玩笑说.

保尔在她身边躺了下来, 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两条发麻的腿.

"明天咱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睡吧, 你这个爱打架的家伙. "她坦然地用胳膊抱住她的朋友, 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挨着了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 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奋斗, 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 是他政治上的指导者. 不过, 她毕竟是一个女人. 这一点, 他是今天在天桥上第一次意识到的, 所以, 她的拥抱使他心情很激动. 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 她的嘴唇就在很近的地方. 这使他产生了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 不过他还是用顽强的毅力, 把这种愿望克制住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